



新时期中国画家 传记研究

王凌云◎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时期中国画家 传记研究

王凌云◎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中国画家传记研究/王凌云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4

ISBN 978 - 7 - 5161 - 7693 - 1

I. ①新… II. ①王… III. ①画家—传记—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K825. 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755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周昊

责任印制 戴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36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重点项目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序

只要留心一下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出版物，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各种各样的传记作品，正在越来越多地占据着各类图书市场，传记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市场的领跑者。人们喜欢阅读人物传记，好多传记作品一出版便登上销售榜的首位，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这在不大景气的文学事业的今天，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传记这一古老文体的当代勃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传记有着其他文体所没有的强烈的社会道德功能。无论何种传记，其传主一般都是实际存在的真实人物，而且多是一个时代、一个领域的佼佼者，因而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具有特别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因为这些传主的人生经验，为后来者提供了借鉴，也提供了信心。一个人，当他成功的时候，他会从这些传主身上得到教训；一个人，当他失败的时候，他也会从这些传主身上获得力量。记得曾在 2004 年 11 月 6 日的《北京青年报》上读到一篇题为《电子系统落马“副部”，铁窗内日行一万步》的采访文章，采访对象是因涉嫌受贿罪而被关进看守所的原电力系统副部级干部、曾任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总经理的林孔兴。当记者问他在看守所的生活时，他回答说主要是看书，最喜欢看的是什么书？他坦言，最喜欢看的书是传记。“精神寄托呀，你们的报纸我也看，现在看得最多的是关于邓小平的书，很受启发。（略有迟疑，有些尴尬地笑）咱跟别人没法比，他是伟人，但他的经历还是教会了我许多东西。”尽管这不

是一个正面的例子，但也足以说明传记具有何等强大的社会作用与人格作用。比起当代中国传记写作的繁荣，有关传记的研究就显得有些萧条。新时期以来，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对当代传记有所关注，但全部身心投入者并不多，从某种意义上说，传记研究更像是一些学者偶一为之的业余科研活动。不过，近些年来，传记研究薄弱的局面有所改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更多年轻一代学者加入传记文学的研究队伍。他们冲劲足，思维活跃，写出了不少有新意的学术文章专著。摆在我面前的《新时期中国画家传记研究》就是其中的一部。

这部新著是王凌云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充实后完成的。作为一部研究性学术著作，它最重要的学术意义在哪里呢？我以为，首先是它的开拓性。与其他传记研究不同的是，这是一部专门研究画家传记的学术著作，就我所知，虽然新时期以来出现了大量画家传记，目前国内学术界专门研究画家传记的成果不多，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性专著几乎没有，这与画家传记写作十分繁荣的现状是不相匹配的。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传记研究是不分类的，无论传主为何人，都是传记，只要是传记，便都是研究者的研究对象，不分彼此。在传记写作并不繁荣的年代，传记作品数量有限，这样的研究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传记写作队伍，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传记描写的对象时，这样单纯的研究就不够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近些年来，有研究者开始进行更为细致的分类研究，比如从传记文体上进行的分类研究，如叙传研究、评传研究、自传研究、画传研究；从传主社会身份上进行的分类研究，如领袖传记、学者传记、作家传记、名人传记，等等。分类研究的一个最大好处是，它可以从更为具体的角度深入传记写作的不同领域与方面，从而更好地把握传记的思想艺术成就。但是，虽然分类传记研究出现了不少，但画家传记似乎没有多少人关注。无人问津的原因，我想可能与人们对画家独有的技术性难以把握有关。画家传记的主人公是画家，而画家的一生是与绘画连在一起的，绘画艺术必然是传记中重要的内容，这也是研究画家传记时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对绘画本身没有相当的研究，恐怕也不会贸然闯入这一领域。王凌云能够率先突入这一领域，绝不是一时冲动，这与她长期在艺术

院校从事教学工作有关，由于教学的需要，她不仅认识了许多画家，也对绘画的历史、现状与发展状况有着比较多的了解，所以她才有胆量也有能力切入这一颇有一些技术难度的领域。我当年同意她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作有关画家传记的研究，并将其作为博士毕业论文，也主要是考虑到她有这方面的知识准备与学术条件。应该说，王凌云的这部专著开了画家传记研究之先河，是传记研究中的新开拓。

当然，开拓新领域，固然重要，但这还仅是第一步，如何在新领域中提出更有学术性的见解才是最重要的工作。王凌云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也曾经有过担心，怕她无法在理论上有新的发现。因为画家传记研究虽然有其独特性，但毕竟也是传记，如何处理画家传记的特殊性与一般传记的普遍性问题呢？这当然是个问题，但王凌云还是比较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对复杂的创作现象与文本的深入分析与研究，她不仅很好地把握住了画家传记的特殊性与一般传记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她很有新意的话语把它表述了出来。她的基本做法就是，首先将画家传记作为一般传记去认识，用一般传记的基本理念去认识理解画家传记，然后再深入探讨画家传记写作的特殊性，反过来推动、丰富和发展普通传记理论。尽管这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事实上却是很有建设意义的，对于其他类型传记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其有效的方式与方法。需要说明的是，要进行这样的研究，没有大量的阅读与深入的分析是不行的。事实上，王凌云确实读了大量的传记文学作品与理论书籍，这从本书的具体论述中即可看出，古今中外的代表性传记作品与传记理论，可以说能够找到的她都找来了。在这样一个浮躁的年代，能够坐下来扎扎实实地读书做学问的人越来越少，王凌云能够不为俗事所扰，认真读书，难能可贵。这也是她的这本学术著作之所以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还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作为一个女性研究者，王凌云有着十分深厚的人文情怀，她不仅用严谨的科学态度透视她的研究对象，还以深情的人道主义关怀她的研究对象与传主，也与传主进行心灵的沟通与对话。作者不满足于学术上的科学探讨，更注意人生意义的发现，因此，她非常注重从人的角度去理解传主，理解传者，也正因为这样，她才能够在传记文本的

阐释中经常有非常中肯的发现，并予以清晰明白地表达。事实上，在本书中，有关画家传记的许多精彩论述，正是来自王凌云对人生的深刻体察与深度感悟。那些有关画家人生的独特理解，不仅使本书有了更多的学术亮点，也让本书增添了更多的可读性。

王凌云是我2007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她原先就在大学里从事文学教学与科研工作，读博之前，已经是副教授了。作为一名女性，行走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其辛苦劳累是不言而喻的。她考博那年，恰逢女儿升高中之时，自己要准备博士入学考试，还要照顾马上中考的女儿，身体和精神都受到极大影响。我曾经劝她，别把自己搞得太累了，你已经是副教授了，读不读博士，都不是大问题，也不影响你事业的发展，还是多照顾一下孩子，免得留下遗憾。但是，王凌云很坚定，她说她很想在学术研究上有所突破，因此也非常看重这次再回母校学习的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个人的努力，她终于顺利地通过了博士研究生考试，女儿也顺利地升入了理想的学校。对于这次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王凌云十分珍惜，读博三年，非常用功。但是，这三年对于她来说，也是人生中一段极为难熬的日子。既要完成原单位的教学任务，又要照顾正读高中的女儿，还要完成自己的学业，日夜在学校、单位、家庭之间奔走，有时一天变换好几个角色，也确实难为了她。但对于我交代她读的书，写的课程论文和毕业论文，她却从不马虎。记得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时，为了有更多的时间讨论她的论文，保证论文的质量，我要求她在春节前后一定要把论文初稿交给我。虽然给她提出了时间上的要求，其实也只是严格要求而已，内心并没有强制的意思，没想到的是，她竟然在正月初一那天就交到了我的手上。虽然她按时完成了任务，但看到她疲惫憔悴的样子，却让我感到了些许不安，是不是自己太不近人情了？连春节这样万家团圆、举国欢庆的重大节日都没有让她轻松度过，而且，她的女儿也正处在高考前的紧张冲刺中，时刻需要母亲的生活上的关心与精神上的鼓励。但也正是因为她有着这种拼命精神，才在此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圆满地完成了学业。更可喜的是，她的女儿也考入了一所全国知名的重点大学。而今，她的博士论文经过再次修改、充实，马上就要出版，三年的努力终于结出了可喜的果实，这又

让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希望王凌云依然保持着既往踏实肯干的作风，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成就。

是为序。

房福贤

2015年10月23日

目 录

序	(1)
导论	(1)
一 从古典的传记到现代的传记文学	(1)
二 研究对象的提出、意义及方法	(23)
第一章 新时期中国画家传记创作综论	(31)
第一节 新时期画家传记创作概述	(31)
第二节 新时期画家传记中的“名人”现象	(41)
第三节 新时期画家传记的主题向度	(54)
第二章 历史与文学中的艰难选择	(74)
第一节 传记文学的历史性与文学性	(75)
第二节 新时期画家传记中的真实与虚构	(83)
第三节 新时期画家传记中的人与史	(99)
第三章 “生命与生命的对话”	(112)
第一节 传记文学中的传者与传主	(113)
第二节 新时期画家传记中的自我意识	(128)

第三节 新时期画家传记中的“避讳”现象	(141)
第四章 艺术手法的多元化探索	(158)
第一节 新时期画家传记的叙述策略	(159)
第二节 新时期画家传记的写人艺术	(175)
结语	(202)
参考文献	(210)
后记	(220)

导 论

一 从古典的传记到现代的传记文学

传记文学是一种古老的文体，“传记之书，其流已久，盖与六艺先后杂出”^①。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在现代汉语中，“传记”一词的含义是非常明确的，《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 年版）的解释是：“传记，或单称‘传’，记载人物事迹的文章。”但在中国古代，“传”与“记”分别表达了不同的意思，“传”，本义是指传车驿马，即指古代的一种快速的交通设施，许慎《说文解字》说：“传，遽也。”“传”还有一个含义是指解释经义的著述，刘知几《史通·六家》说：“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②而“传”字引申作为记载人物事迹以传于世的文体的名称，见于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赵翼《廿二史劄记》也说：“其专记一人为传者，则自迁始。”章学诚《文史通义·传记》中指出：“盖包举

①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248 页。

② （唐）刘知几撰，黄寿成校点：《史通》，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 页。

一生而为之传，《史》《汉》列传体也。”美国学者汪荣祖的《史传通说》也强调：“传之义多矣。左氏传述经旨，贤人之书也，无与一人之始终。纪一人始终，肇自迁始。太史公草创本纪、世家、列传，载一人一事之事迹，以传于后世。班固继之，后之史家卒莫能易。”^①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将“传记类”归为“史部”，并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传记者，总名也。类而别之，则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指出了“传”与“记”分别具有不同的释义。

“传记”作为一个词语，最初出现在汉代，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说：“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②章学诚《文史通义》中的“传记”篇在探讨传记文体的源流与历史演变时，对传记的源流有专门的辨析：“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春秋》三家之传，各记所闻，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礼》二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其后支分派别，至于近代，始以录人物者，区为之传；叙述事者，区为之记。”“盖皆依经起义，其实各自为书，与后世笺注自不同也。后世专门学衰，集体日盛，叙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传记为名，附于古人传记专家之义尔。”^③“传”与“记”两个字连用组成一个名词“传记”，实际上指的是中国古代叙述个人生平事件始末的人物传，而“传记文学”的名称在中国最早是由胡适在1914年提出的，他将自己9月23日的日记题为《传记文学》，并对传记文学的特性和文体样式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论述。

在西方，“传记”一词出现于17世纪。1662年，英国学者富勒在他的《英国伟人史》一书中首次使用了“biography”这一词语，1683年，达尔顿在《希腊罗马名人传》的英文序言中将“biography”定义为“特定人物的生平史”。18世纪后，出现了“传记文学”的概念并兴起了传

① [美] 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8页。

② (唐) 刘知几撰，黄寿成校点：《史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③ (清)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8页。

记文学的创作热潮，比较著名的传记有法国卢梭的自传《忏悔录》，美国华盛顿·欧文的《哥伦布传》《华盛顿传》，英国斯特拉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法国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等，但西方传记文学真正的兴盛期和成熟期是在20世纪，法国的莫洛亚、特鲁瓦亚，德国的路德维希，奥地利的茨威格等被誉为世界四大传记文学家。在世界文学史上，由古代传记演变为现代传记的过程是在西方首先完成的。《新大英百科全书》中指出：“传记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它主要是西方的产物。在东方（包括阿拉伯国家），尽管文学的历史悠久，传记文学却没有显示出西方传记那样的发展进程和重要性。在中国，由于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传统的影响，传记一直是学者们写历史和潜心研究治国术的附属物和副产品。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初才结束。”^①

什么是传记文学呢？《新大英百科全书》“传记文学”条目中将传记文学定义为：“文学表现的最古老的形式之一。它试图用语言再现人的生活，这种生活可以是作者本人的，也可以是他人的。记忆和一切可以得到的证据，包括笔头的、口头的和图片，都可以成为传记文学凭借的材料的来源。”^②《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将“传记文学”的特征描述为：“①以历史或现实生活中的伟人、英雄、普通人为描写对象，所写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必须符合史实，不允许虚构；②所写的人物生平经历必须具有相当的完整性；③必须写出较鲜明的人物形象，较生动的情节和语言，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传记文学的特征，明确地指出了传记文学是以人物为表现对象的。但是，一直到新时期，理论界对“传记”与“传记文学”的概念还是存有争议的，《苏联百科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没有列“传记文学”条目，对“传记”的解释是：“对某人一生的记述，历史、文艺和科技散文的一种历史悠久的体裁。现代的传记展示人物成长的因果关系，历史的、民族的和社会的特定条件以及人物的心理特征等。”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传记文学”

^① 朱文华：《传记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

^② 梅江海、刘可译：《传记文学——〈新大英百科全书〉条目》，《传记文学》1984年第1期。

条目中对“传记”与“传记文学”解释为：“记载人物经历的作品称为传记，其中文学性较强的作品即是传记文学。”（1312页）将传记和传记文学作了一定程度的区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传记”与“传记文学”也进行了细微的区分：“传记文学是最古老的文学体裁之一，它以各种书面的、口头的、形象化的材料和回忆为依据，用文学再现作者本人或他人生平。传记有时常被认为是史学的一个分支，最早的传记常被人们当作史料看待。现在举世公认，传记和史学是两种明显不同的文学形式”；“传记文学经历了漫长的进程。今天，文字虽说不是唯一的或主要的叙事工具，但就目前来说，要展示人生的全过程，文字仍然是最好的工具。由于传记文学把基点放在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因此它的地位比文学艺术的其他体裁更趋稳定。”^①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对传记文学的本质属性的不同认识而引起的。

自从传记文学这种文体诞生以来，关于传记文学的本质属性问题就一直是传记文学理论界争议的焦点。《新大英百科全书》对此阐释道：“传记这种文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各种相异的形式。因此很难有一个定义能囊括所有重要传记体例。所以我们将它广泛定义为‘真实生活的记录’，以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类别。”虽然争议不断，但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传记文学属于历史范畴；二是认为传记文学是一种文学样式，是文学和历史相结合的产物。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之中，传记都被看作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中国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和古希腊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都被认为是史传文学的杰出代表，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传记”列为“史部”，近代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传记必须绝对忠实于历史，“我以为史家的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如何才算忠实？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丝毫不参与自己意见’便是。例如画一个人，要绝对像那个人”^②。梁启超先生认为传记属于史学范畴，要遵循历史的“真实性”的原则，而胡适、郁达夫、朱东润等人则认为应当将传记归属于文学，强调传记的文学性与真实性同等重

① 朱文华：《传记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页。

要。胡适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中指出：“传记写所传的人，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① 这显然是对传记的文学性的要求。1935年，郁达夫在《什么是传记文学》中对传记文学的文体进行了较为完整的理论阐释，并且强调了传记的文学性：“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② 传记文学理论家朱东润认为：“现代的传记文学，是文学中的一个独立部门，其著述之多，销行之广，仅次于小说及剧本。但是在中国，有人还认为传记文学只是史学的一个支流，不是什么独立的文学样式。其实这样的看法不一定正确。”^③ 也肯定了传记文学是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

近代以来，胡适、郁达夫、朱东润等人在西方现代传记意识的影响之下，都把传记文学当作文学的一种类型加以倡导和写作，而且大多数传记理论家都是将传记文学当作文学的一个特殊的、与历史相结合的门类来加以研究的。在西方，直到19世纪末，传记属于历史学的观念才有所转变。在肯定传记的历史性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注意到了传记的文学性，认为传记是文学的一个分支。英国传记文学理论家尼科尔森说：“直到二十世纪以前，没有人恪尽职守地使传记文学自成一家，把它从记叙体的同类样式中区分出来。现在我们用检验个性和真实性这两方面的方法，终于使传记文学与历史和小说二者画地为牢。今天，很少有人会认为一部从基本上既不涉及个性又不真实的作品是传记文学。”^④ 尼科尔森强调传记文学应兼具“个性”与“真实”两个方面的属性。美国学者菲利普斯·布鲁克斯指出：“传记，就其真正含义来说，是生平的文学，特别是个人生平的文学。”^⑤ 布鲁克斯认为

^① 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耿云志、李国彤编《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4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② 郁达夫：《什么是传记文学》，《郁达夫文集》第6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③ 朱东润：《传记文学》，《人物》1982年第1期。

^④ [英]哈罗德·尼科尔森：《现代英国传记》，刘可译，《传记文学》1984年第3期。

^⑤ 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传记属于文学，他的这一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20世纪西方一些著名的传记作家，如法国的安德烈·莫洛亚、英国的利顿·斯特拉奇和弗吉尼亚·伍尔芙、德国的斯蒂芬·茨威格等也都将传记看作是文学的一个分支。

笔者认为，传记文学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式样，对于传主生平事迹的介绍需要严格依照历史事实和历史资料，而对于传主性格的表现和形象的再现又需要运用多种文学性的表现手段，传记既具有历史属性又具有文学属性，是历史性和文学性相结合的产物。就像杨正润先生所讲的：“真正的传记应当不仅仅是回忆录、信件、日记等等，这一切应当通过一位有能力而又聪明的艺术家的心灵而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绝非是要通过他的文字去了解细节，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完成了的图画或乐曲，而不只是一大堆细节或资料。”^① 杨先生在这里明确指出了优秀的传记作品应当是“一幅完成了的图画或乐曲”，是历史性与文学性完美结合的产物。鉴于以上的分析，在现代传记中，“传记”与“传记文学”的含义是相同的，本书使用的“传记”“传记文学”“传记作品”等指的都是兼具历史性与文学性的记述人物生平事迹的文学作品。

传记文学以真实、完整地再现生动形象的人物为目的，传记作家和传记主人公是传记文学中的两个主体，马克思说：“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② 如何处理好传记作家与传主这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传记文学写作成功与否的关键。作为传记作家，首先要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再现传主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其发展的过程，表现出传记主人公的独特的个性，同时又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与传记主人公进行深层次的心灵对话和交流，把握传主的精神本质与性格特征，对传主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还要充分运用文学性的表现手法还原真实可靠而又丰富复杂的传主形象。“传记本质上依赖于传记家对传主人格和行为的反应的敏感，依赖于传记家同传主的关系，依赖于传记家的眼光和他显示自己眼光时的技巧。”^③ 杨正润先生在这里强调了传记作家与传记主人公之间要有良好的

^① 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③ 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